



当代作家邓友梅与老舍二三事 幽默宽厚之间，见证大家风范

邓友梅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，也是“京味小说”在新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。年轻时，他被老舍称为“小邓”，两人有深厚的交情。邓友梅1931年出生于天津，祖籍山东省平原县。他11岁就参加了革命，在他的故乡山东参加八路军，做小交通员。当日寇对齐鲁大地进行残酷扫荡时，部队经常转移，为了保护革命的种子，组织上就把他送回了天津。他在天津一家工厂当学徒，不久，被“招工”骗到日本的化工厂当苦力。1945年初，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，日本的很多工厂被夷为平地。邓友梅历经九死一生，回到祖国。1945年春，刚回国的他就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。此后历任通讯员、文工团员、见习记者等职，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。1949年，在新华社一个军队分社做见习记者。之后转业，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。

正是1950年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时，邓友梅认识了老舍。

那时，邓友梅19岁，因为参加“大众文艺研究会”的工作，跟老舍的接触开始多起来。他对老舍的机智幽默、善于团结人很是佩服。“大众文艺研究会”是个团结、改造旧作家和旧文人的群众性组织，由赵树理、康濯、马烽、苗培时等曾在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担任领导工作。成员有从旧社会上过来的职业文人，如陈慎言、陶君起、还珠楼主等章回小说以及武侠小说作家。

那时，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，也参加了“研究会”。他和这两边都有交情，都能过话。而且在调和两种来自不同环境的人之间的关系时，老舍尽显机智与幽默。

邓友梅回忆说，有一次开会讨论一个同志的剧本，这位同志当年红得发紫，虽然也有不少人奉承叫好，但是明眼人一看这作品不尽如人意，可这位同志自视过高，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，所以在讨论剧本时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，大家都沉默不语，老舍这个时候体现出他的幽默。

他说：“有闷着的时候，我给大伙说个笑话吧。说有一个唱花脸的演员，尤爱唱黑旋风李逵，可是唱功

不佳，好多剧团都不敢约他，他犯了瘾就在家唱，结果没几天邻居把他扰民的事通知了当地派出所，说他这么唱，我们大伙儿都得搬家，我们情愿出一张月票让他上公园去唱去，派出所就以维持治安名义给这人下了通令，允许他上郊区唱，不许在家唱。他倒听话，就带着行头夹着板斧上山唱去了，唱了很久也没有人围观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人看他拿着一对板斧又叫又唱，以为他是疯子，想赶紧绕路走，没想到这位演员急了，抓住路人衣领问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，那人说：我干吗想死？演员说，想死你就跑，我一板斧杀了你，想活你就坐下，老老实实听我唱一段。结果没成想，那哥们没听两句，赶紧求饶说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”

故事讲完了，大伙哈哈一笑，心里暗叫老舍高明，用这段故事机智化解了研讨会上的尴尬，自视甚高的那位同志羞红了脸说：“大家实实在在说点我的作品的不足之处吧。”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邓友梅写文章尚显不成熟。有一次他在小说里异想天开地写：“山谷中的雾气，夜间落在草叶上变成露珠，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，飘到山顶，浮在空中……”老舍看着邓友梅的描述，用笔写下批语：“小邓，云是雾，雾是雾，别瞎搅和。”

1953年，邓友梅从单身宿舍搬出去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老舍听到这个消息，叫林斤澜给他送去一幅松年（清末著名画家）的画，说：“小邓是山东人，松年做过他们那儿的父母官，这画送他挂吧。”并亲自在画上题了几个字：“松年字小梦，为宦山东，以书画名。老舍。”

作家程绍绍听林斤澜讲过一段老舍和邓友梅之间的故事，从中不难体察出老舍的仁厚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。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《女店员》，后来，剧团派了一个工作人员给老舍送酬劳。老舍签收了酬劳，顺便问起邓友梅的现状，对来人讲：“回去告诉他，我向他好。叫他好好干。”

过了一年，送演酬劳的这个人遇到麻烦了，找邓友梅说：“老邓，你得帮我个忙，不然我就没法活了。”



原来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，他不承认，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账。不料，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账不符。那人哭着说：“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，如果不给我作证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到北京去，怕他不见我，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面……”

邓友梅硬着头皮给老舍写了信。那人几天后从北京回来，向邓友梅道谢，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。上面写道：“该同志送来的演出费确是800元，但我只交家中500，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。特此证明。”

那年春节，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，笑着问：“怎么您跟师母也打埋伏，藏私房钱？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？”

老舍小声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。见他处在生死关头，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我强。万一我记错，冤枉了人家，我这一辈子良心会谴责。若是有毛病，我想有了这次教训我也会改过的……”邓友梅通过此事，品出老舍为人的宽厚。

1976年，邓友梅返回北京，开始创作大量的散文及中短篇小说，他曾连拿五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。尤其是《那五》和《烟壶》，享誉文坛。无论是人物的刻画，还是语言的运用，皆有独到之处，被认为是继老舍先生之后最优秀的“京味小说”。《那五》和《烟壶》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。

李劲南

纪念一代电影事业家徐桑楚诞辰110周年 经典里蕴藏的创作观，今天依然奏效

“上影流传一种句式，没有徐桑楚，就没有某某某。”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任仲伦说。

2026年4月7日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厂长徐桑楚诞辰110周年纪念日。近日，上影集团以一场座谈会纪念前辈。说到那个固定句式里的“某某某”，可以是上世纪80年代的谢晋导演、吴贻弓导演，没有徐桑楚，就不会有他们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《城南旧事》等；这句句式也能代以女性导演，是徐桑楚力推她们登上中国电影的大舞台；于正、石晓华等当年的“小字辈”更是异口同声，因为老厂长识才、惜才、爱才，才有上影创作梯队的薪火相传。

会上，桑弧、郑君里、上官云珠等老影人的后代、上影老一辈创作者都来了，大家回忆与老厂长共事点滴，发现许多经典里蕴藏的创作观，今天依然奏效——他曾提出，剧本是一剧之本，导演是创作之心，艺术有其自身规律，一句“你们安心做，出了事有我担”成为创作者最坚实的靠山。

一个理想的“甲方”
“先生应该是所有编剧、导演、

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几十年潜心研读《诗经》 诗三百篇里，唤醒千年风雅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，一间300人的大教室里，座无虚席。其中1/3是选修课程的中系系学生，其余是各个院系前来旁听的学生，还有不少没有抢到座位的学生挤在过道听课。

这门抢手的课程名叫“《诗经》精读”，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。谈到广受学生欢迎的原因，李山说：“我想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喜爱《诗经》，所以才能感受深刻、讲解有趣，感染学生。”

用最“笨”的方法读书
李山的家中，放眼望去尽是书。不仅书柜里摆得高高的，桌子上、沙发边也都堆放着书。

“有点杂乱，但想找哪本都能找得到。”李山笑着说，“读书是我认识世界、理解世界的途径，也是作为一名教师安身立命的根本。”

“高中时，有位同学送给我一本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。书面泛黄，竖排繁体，密密麻麻，一开始读还真让人望而生畏。”李山说，也正是这本书，为他推开了古典文献那扇厚重的大门。

进入大学后，这本《诗集传》常常伴随在李山身边。“没有课的下半，我就坐在图书馆里，一首一首地看，一句一句地读。”李山感慨，“没想到，这一读，就成了一辈子治学的起点。”

难读的《书》怎么看进去？李山用的是最“笨”的方法：逐字逐句抄录各家注解，标注重点，然后在旁边写下自己的心得。“读书，尤其是读古典文

献，需要这种‘笨’功夫。”李山说。凭借这股韧劲，本科期间，李山一点点把五经、诸子等典籍读了个遍。

硕士生阶段，李山师从时任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。“入门第一课，老师就让我先抄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——研究《诗经》的基础文献。”在李山看来，早年间这些坚持，令他受益匪浅。

博士生阶段，李山又拜入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启功、夏石樵先生门下，在鼓励探索的氛围中，继续深耕。“老师们常说，学问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不是教出来的。”李山微笑着说，“所以我这一辈子，说到底，就是在读一部《诗经》——所谓‘皓首穷经’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”

博士后阶段，李山又拜入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启功、夏石樵先生门下，在鼓励探索的氛围中，继续深耕。“老师们常说，学问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不是教出来的。”李山微笑着说，“所以我这一辈子，说到底，就是在读一部《诗经》——所谓‘皓首穷经’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”

随后，他开始研究教学方法，并将诗篇重新归类——战争、宴饮、婚恋等主题逐渐清晰。依据每个主题情感与价值认同。今天，我们如何走进《诗经》的世界？

李山对《诗经》的研究以文化内涵研究为主。他不孤立地研究诗句，而是试图探寻整部经典背后的精神图景——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、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、对伦理与人情的持守。

“《诗经》何以《关雎》开篇？”课堂上，李山抛出这个问题。等待学生思索片刻，他继续追问：“《关雎》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到底是在讲什么呢？”

学生们三言两语地探讨起来：“是描绘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诗。”“说是‘发乎情，止乎礼’的道德规范。”“是写古代婚俗。”……听完学生们的发言，李山谈起自己的观点：“天地始于阴阳，人伦始于夫妇。结合诗句中的人称、器物、用典，从更加宽广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来理解，《关雎》强调的是婚姻之重、家国之始，因而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开篇之章。”以“雉鸣”为例，李山进一步解释其中的比兴：“候鸟归来，春回大地，万物生长，正是人间婚嫁之时。”

“每一句诗，每一个意象，都蕴藏着文化的密码。”在研究中，李山愈发感受到，“读经典如同号脉，反

一代代导演，更留下《天云山传奇》《城南旧事》《庐山恋》《喜盈门》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。

一个爱看剧本的事业家

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许朋乐眼中，徐桑楚是一位严苛的电影事业家。“1996年，我进入上影厂领导班子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当领导其他事情少用心，一要守好门，二要选好本，三要用好人。”许朋乐记得，徐桑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剧本上，“说一千道一万，他都是要我们年轻人不要出去应酬，专心做好一件事”。

“老厂长看重文学，总说电影就是一剧之本。”导演石晓华说，有了徐桑楚拍板，上影厂原文学组升级为文学部，文学编辑们在永福路52号花园般的地方安心创作。隔着40余年，石晓华依然清晰记得儿童片《泉水叮咚》是在老厂长近乎“手把手”的指导下，完成了从剧本到拍摄的雕琢过程。“台词里写‘一辈子做牛做马’，他说不行，这位女性不过20多岁，小演员脸上干干净净，他说，还要注重生活气……”剧本是否符合生活逻辑、台词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，大到剧本走向，具体到台词细节，从1981年7月剧本初稿到当年12月分镜头剧本送审，老厂长总是有宏观判断，也有具体办法。尤其“喜剧也要讲逻辑，不能为了喜剧而喜剧”的理念，让她受益匪浅。

上海电影博物馆副馆长王贻飞用创业者、创新者、传承者来形容徐桑楚，“每代人都有传承的使命，而每代人的传承，都需要自觉主动成为精神的摆渡人，让创业、创新精神在实践中生生不息”。

王彦

作曲家金复载用音符串起几代人记忆 “乐”以载道，生生不息

这或许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但这个名字的背后，串起了一段又一段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旋律——

生生不息

声影长河奔流滔滔，金复载与他的音乐汇人，激起涟漪重重，一圈追着一圈。从动画片《三个和尚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宝莲灯》，到故事片《清凉寺的钟声》《鸦片战争》《红河谷》，当然还有“鞋儿破，帽儿破”的电视剧《济公》主题曲……每一曲，都是一代人心中的“同一首歌”。

金复载的音乐启蒙是小学音乐老师，这名音乐老师在合唱团中发现金复载乐感不错，恰逢上海美术学院附中来招生，老师便建议金复载去试试。“那是1954年，在美琪大戏院考试，我很有兴趣地去了，结果初试就被刷了下来。”金复载懊恼，他对母亲说，想在家里待一年买几本乐理书自学，然后第二年再去考。“父母的反对是坚决的，读书肯定不能不读。但他们也支持我对音乐的兴趣，决定让我学一门乐器，每周找老师上门来教。”钢琴太贵，于是金复载有了一把15元的小提琴，从此成了琴童。

金复载不是一个“听话”的琴童。他很快发现，比起老师布置的课内内容，他更喜欢“瞎拉”。“有时觉得瞎拉的曲调很好听，我就记下来，不会记就去音乐书上的谱子，再照着样子写。”就这样，金复载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，之后升入上音本科作曲系。四年高中，六年大学，盛满青春的十载。

这么多年，金复载的创作生生不息，跳转于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，甚至不同介质的舞台。金复载说自己生平最得意之事倒不是写出了哪首人人会哼唱的歌，而是几十年来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曲，没有停止过与音乐做伴。“从13岁开始，我从未离开过自己钟爱的事业，直到今天还会参与电影、戏曲、

音乐剧的创作，这是一种幸运”。

身临其境

几乎对所有学生与后辈，金复载都会强调作曲写歌也需要“身临其境”，纸上得来终觉浅。金复载也是这般行进于自己的音乐之旅。他走过草原，攀过珠峰，凝视冰川，掏一捧细沙，“我和学生说，搞创作，研究资料，分析内容都不错，但这些都比不上亲眼去瞧一瞧，亲自去踩一踩，亲口去尝一尝，要到更广阔的天空里去。”

最让金复载印象深刻的一次“身临其境”，是他与珠峰的遇见。虽然金复载被分配进入上海美术学院附中，但他的第一部作品却是科教片。“1967年我进了工作单位，但当时没有动画片可拍。倒是科影厂有部片子要拍摄，听说我们这里进来了一个搞作曲的大学生，就过来借人。”完成了《无限风光在险峰》的配乐，科影厂的另一部影片《中国冰川》后来也请了金复载。那时的金复载已近40岁。跟着去吗？去！“那时候我们不叫采风，真叫体验生活。”金复载随着拍摄团队乘坐汽车到达珠峰大本营。但要到达拍摄点的冰山，全靠自己攀爬了。金先生一步一步来到“生命的禁区”。6000余米，零下20摄氏度，6个帐篷，一群人扎了下来。“在山上住了快一个星期，团队收到电报，我获得了全国青年优秀创作奖。我肯定是想去北京领奖的。”但拍摄任务没有完成，没有人陪金复载下山。他穿好装备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，又一步一步，一个人，退到大本营。八个小时，孤独到渺无人烟，神圣与苍茫对望。回到上海，他写出了交响乐《喜马拉雅随想》。直到现在，这部作品还是许多乐团的保留曲目。金先生琢磨出来：最好的音乐来自最真的生活。

“声”入人心

在中国音乐剧编年史上，2002



年是特别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上海音乐学院成立音乐戏剧系，上海大剧院引进原版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。

这一年，金复载从上影美退体。上海音乐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，“你来音乐戏剧系当系主任怎么样？”

摸索着开创，开创者臻美，金复载当了八年系主任。在摸爬滚打中，上音音乐戏剧系“立”了起来。如今，音乐剧“声”入人心。一年复一年，一届复一届，从上音音乐戏剧系毕业的学生在全国舞台上大放光彩，音乐剧也逐渐成为时下最火最热门的舞台表演门类之一。

从中国音乐剧的萌发，到中国音乐剧人的兴起，金复载这个名字是深植其间的。每一段音乐，音符串起故事，旋律咏叹正道。

华心怡



复阅读、深入体会，才能把准脉搏。”1998年，李山在夏石樵先生指导下整理《诗经》篇章，对《周南·汉广》提出新解：“我认为这首诗中的‘不可求’，也许不是在讲追求不到的爱情，而是告诫人们有些东西不应该去追求。”令他感到振奋的是，后来公布的战国竹简《孔子诗论》印证了他的想法。

“经典研究就是要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并通过各种证据来论证观点。新出土的文献往往能给予我们很多启发。”李山说。

让沉寂千年的经典照进现实
回忆起第一次开《诗经》课，李山笑称：“当时并不成功。主要是缺乏对文本结构的系统把握，讲解显得零散。”

随后，他开始研究教学方法，并将诗篇重新归类——战争、宴饮、婚恋等主题逐渐清晰。依据每个主题情感与价值认同。今天，我们如何走进《诗经》的世界？

在教学过程中，李山注意到，课堂上经常有一些艺术专业的学生。于是他大胆尝试，引入“教育戏剧”，鼓励学生将《诗经》进行改编，加入自己的理解。

“《诗经》的大武乐章，包含《武》《赧》《桓》等篇章，是描绘武王伐纣情形的大武乐舞，舞与乐已经遗失，目前只有歌，即歌词流传了下来。”李山介绍，“我的学生为大武乐章谱了曲子，有领唱，有合唱，大家合力将其打造成一场真正能够演出的舞台剧。”

“因为《诗经》曾经是唱出来的，所以想尝试把它‘唱’回当下。”李山说，“文学的美经过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形式的渲染，会更令人如痴如醉。”

这些年来，经典的普及与现代化传播也是李山努力的方向。“我有时候也去中小学讲课，每次讲到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，他们的眼睛都闪着光。”李山说，“孩子们恍然大悟的‘哦’是最优美的声音。”

“让沉淀千年的经典照进现实，让尘封已久的诗句活在当下。”秉持这样的理念，李山数十年如一日，潜心钻研，躬耕不辍。

丁雅诵